



江苏扬州瘦西湖。新华社发

中华名湖酿佳作

湖泊如晶莹的琥珀镶嵌于世界各地，它们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，也是古今文人墨客反复描绘吟咏的对象。湖诗、湖词、湖小说、湖散文……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中，对湖光水色进行倾心表达者可谓代不乏人。从写实之湖到心灵之湖，湖泊在文学作品中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。

湖光水色映文心

■ 曾庆江

我国幅员辽阔，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，比如洞庭湖、鄱阳湖、西湖、太湖、瘦西湖、南湖、青海湖、千岛湖、南丽湖、镜泊湖、赛里木湖、喀纳斯湖、九寨沟、滇池、洱海等。不少吟咏湖泊的文学作品已成为名篇佳作。

洞庭湖作为湖北、湖南的界湖，名气不小。唐朝诗人孟浩然一句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，目光由远及近，写出了洞庭湖的浩渺和宽广，是气势不凡的千古佳句。北宋名臣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明写楼，实写湖，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”，明写景，却又不止于景，最终落脚于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这是眼前的湖光水色让作者发出的感喟。

西湖是浙江杭州地标性的自然景观，向来受到人们青睐。历代地方官员接续对其进行治理，使西湖在水利方面发挥功效的同时，把更好的风光呈现在大众面前。西湖风景令人陶醉，历代文人无论是去杭州做官的，还是去杭州出差、游玩的，大都要提笔留下墨迹。比如，苏轼曾先后两次到杭州任职，写下了多首西湖诗，其中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最为出名，诗人在西湖烟雨中随意挥毫，尽显洒脱之态。杨万里的“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描写了六月的西湖风光。夏日的西湖，少了些许朦胧、婉约，多了一份艳丽和热烈。

位于江苏扬州的瘦西湖原名保障湖，清代时更为现名。坐船行于湖上，观古亭古桥，看岸边花海，如在画中游。游瘦西湖，吟咏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“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再合适不过了。

古人云：“苏湖熟，天下足。”古时，环太湖一带是我国重要的农耕区，历朝历代都有不少描写太湖的诗文，比如唐代白居易的“十只画船何处宿，洞庭山脚太湖心”、明代高启的“烛光远落太湖波，惊起鱼龙出没多”等，这些诗句或赞叹太湖的风光，或介绍太湖的物产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湖畔景致四时殊

现代文人对湖泊的关注度不输古人，朱自清的《白马湖》、老舍的《大明湖之春》、郑振铎的《石湖》、汪曾祺的《翠湖心影》等均为现代散文名篇。作家们对时节的变化颇为敏感，总能细心梳理出观湖的最佳时间。比如，朱自清认为春日的白马湖（位于浙江绍兴）是最美的，“山是青得要滴下来，水是满满的、软软的。小马路的两边，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。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，像夜空的疏星，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”。老舍受人之托撰写《大明湖之春》一稿，可他却坦言大明湖（位于山东济南）之春无从说起，因为济南简直可以说没有春天。他说“只是在秋天，大明湖才有些美”，原因是秋天湖边的庄稼收割完后，湖面会显得又“大”又“明”，湖畔的残荷断藕、三五枝芦花，看起来颇有些画意。

我国北方居民也称开阔水域为“淀”，比如白洋淀、烧车淀、金龙淀等，这些淀实为湖泊。孙犁的《荷花淀》洋溢着如诗如画的风景美，夏日里淀内“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，迎着阳光舒展开，就像铜墙铁壁一样”。作者借荷花淀将战争场景置于幕后，却又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和人民的抗争性，开启了抗战文学写作的新形态。



新疆赛里木湖。新华社发

心灵深处的湖泊

文学既写实写景，也传情达意。在文人笔下，湖泊不仅是自然景观，还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表达，甚至被赋予哲学意义。

唐大历三年（768年），杜甫离开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，沿长江一路东行来到岳阳，随后登上岳阳楼，面对浩瀚的洞庭湖水，感慨万千，写下《登岳阳楼》：“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”仕途不顺，年老多病，面湖而立，涕泪纵横。洞庭湖的浩渺和开阔，让年迈的诗人更觉自己的渺小和孤独。离开岳阳楼后，杜甫继续浪迹湖南，两年之后，在一艘由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前往岳阳的小船上病逝。

约400年后的宋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，洞庭湖迎来了词人张孝祥。当时，知静江府（今广西桂林）的张孝祥因遭政敌攻讦被免职，他在北归途中于中秋夜泛舟洞庭湖，带着愤懑的心情写下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：“洞庭青草，近中秋，更无一点风色。玉鉴琼田三万顷，着我扁舟一叶。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，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。应念岭海经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肺皆冰雪。短发萧骚襟袖冷，稳泛沧浪空阔。”湖上之景是萧瑟、清冷的，正如作者的境遇，皎洁的月光、澄澈的湖水，映照着他如冰雪般高洁的品格。

明崇祯五年（1632年）十二月，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张岱，在一个雪后的晚上，独自一人划着小船前往湖心亭看雪，一路上“人鸟声俱绝”。在湖心亭，张岱遇到两个正在赏雪饮酒之人，他们见到张岱后惊喜地说：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”大家惺惺相惜，可谓是“吾道不孤”。若干年后，明朝灭亡，遭遇亡国之痛的张岱隐居浙江剡溪一带，专心著述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。忆起当年看雪的场景，他不由得心生沧桑之感，写下了《湖心亭看雪》这篇美文。

中国人写湖泊时，往往会借景抒情，从而使自然之湖成为心灵之湖。西方关于湖的文学作品亦是如此，其中最有力量的莫过于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

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因为梭罗的散文集《瓦尔登湖》（又译为《湖滨散记》）而成为文学的圣地和人类精神的乐园。这部由18篇散文组成的散文集，描写了瓦尔登湖的四季更替，记录了梭罗内心的渴望、冲突、失望和自我调整，以及调整过后再次渴望的复杂心路历程，很有生活质感，给人以无限启发。

在梭罗笔下，瓦尔登湖的春天是这样的：“太阳的光线形成了直角，温暖的风吹散了雾和雨。”因此，“春天的来临，很像混沌初开，宇宙创始，黄金时代的再现”。在目睹了自然生命的轮回后，梭罗宣称：“不必给我爱，不必给我钱，不必给我名誉，给我真理吧！我们身体内的生命像活动的水，新奇的事物正在无穷无尽地注入这个世界来……”这部散文集充满了对自然的崇敬、对简朴生活的倡导、对时间的珍惜，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索，正是这些让瓦尔登湖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栖息地、思考人生方向的起点。

（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）



《荷花淀》。资料图



《瓦尔登湖》。资料图